

著

方 平 著

巴别塔文丛

BABIETA
WENCONG

他不知道自己
是一个诗人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主编 许钧 唐瑾

追尋逐家足赤
展示諸家視野

抒发译家情愫

方平著

巴别塔文丛

主编 许钧 唐瑾

BABIETA WENCONG

湖北教育出版社

他不知道自己
是一个诗人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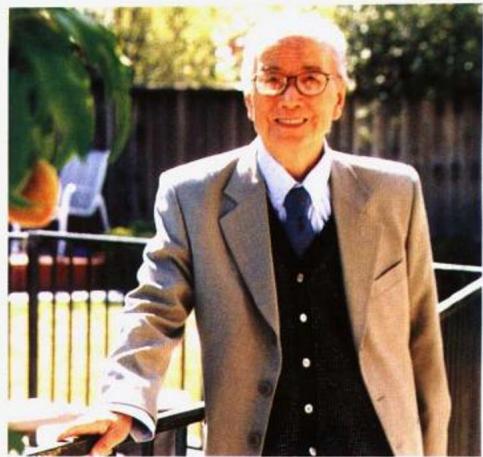
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 / 方平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巴别塔文丛 / 许钧, 唐瑾主编)
ISBN 7-5351-3229-4

I .他… II .方…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T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0186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邮编:430015 传真: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hr/>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518019 · 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 3013 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218 千字	
<hr/>	
ISBN 7-5351-3229-4 / I·109	
定 价: 24.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于美国加州佛利蒙，2000年

【作者简介】

方平(1921—)，上海人，祖籍苏州。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已退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1988—1997)。现任中国莎士比亚协会会长，国际莎士比亚协会执行理事，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青岛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文学翻译荣誉奖。著有《随风而去》(诗歌集，1947)，《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1983，莎士比亚论文集)，《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1987，比较文学论文集，获1979—1989比较文学专著大奖)，《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1994，英国文学论文集，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爱情战胜死亡》(1996，传记文学)，《谦逊的真理》(1997，杂文集)。译作主要有莎士比亚：《维纳斯与阿董尼》(1952)，《捕风捉影》(1993)，《威尼斯商人》(1994)，《亨利五世》(1995)，《喜剧五种》(1979)，《奥瑟罗》(1980)，《李尔王》(1991)，《新莎士比亚全集》(诗体译本，方平主编，2000大陆版，台湾版)。卜加丘：《十日谈》(和王科一合译，1958)，艾密莉·勃朗蒂：《呼啸山庄》(1988)；白朗宁夫人：《爱情十四行诗集》(1997)弗罗斯特：《一条未走的路》(1988)等。

目 录

翻译:崇高的事业 ——代前言	1
思考与追求	5
“亦步亦趋”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	7
文学翻译在艺术王国里的地位	15
不存在“理想的范本”	
——文学翻译工作者的思考	23
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	34
历史将给予充分的肯定	47
——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	
翻译的得与失	54
可以被超越,不会被淘汰	
——谈文学翻译的艺术生命力	66

目 录

75

理解与阐释

77

处在两难境地的译者

88

两首小诗的翻译

92

人和大地

——首充满民族自豪感的诗

97

人生的选择和失落

100

不是怜悯,是尊重

——谈《帮工之死》和人道主义

110

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

——谈《一百个硬领》中的小人物和大人物

116

别具匠心的《十一月来客》

——谈客体化的自我表现

120

诗与幽默

——别具一格的《野葡萄》

125

真情实感和艺术魅力

——喜读《家庭风波》

139

书话与札记

141

《十日谈》书话

——英译本《痴女修道记》的遭遇

狄更斯书话	153
——他的成名作和插图本	
割不断的历史	162
桂冠和桂冠诗人	166
失误是人性	174
——读《英汉大词典》的“前言”有感	
挨巴掌的小泼妇	181
从爱的游戏到性的游戏	187
连三小姐身上我都抄过了	192
我的名字写水上	197
——谈莎士比亚的戏剧观	
泰晤士河畔的新“环球剧场”	209
愧对“大宪章”	224
——访中世纪大教堂怀古	
千年古树阅尽人间沧桑	233
——“优山美地”国家公园记游	
笔记与杂感	243
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245
——评卞之琳译《哈姆雷特》	

目 录

- 262 水无定性,随物赋形
——谈翻译家的语言观
- 273 眼前有诗译不得
——译莎有感之一
- 278 并非势均力敌的抗衡
——译莎有感之二
- 286 翻译杂感
——和许渊冲先生商榷
- 292 精彩,并非译文惟一的追求
- 294 《大卫·考坡菲》的两段译文
- 297 于不疑处有疑
- 301 朱生豪并未误译
- 305 申诉和呼吁
- 311 莎士比亚诗剧全集的召唤
- 321 素诗体的移植
- 343 新的认识和追求
——谈《新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思想
- 360 后记

翻译：崇高的事业

——代前言

在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的大会上，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符号学家恩贝托·埃柯作了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为欧洲大陆明确提出了在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在他看来，“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见《跨文化对话》第4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页。）然而，“在承认差别的情况下，人类如何沟通呢？”（同上，见《卷首语》。）对于这一个有关跨文化交流的根本问题，也许会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是，翻译家的回答恐怕是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因为自从操着不同语言的人类有了相互交流的需要，为克服语言的障碍而寻求人类心灵沟通的努力就已经凭借翻译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人类凭借翻译而致力于沟通的努力是伟大而崇高的。打开《圣经》，在《创世记》中可以读到有关巴别通天塔的记载：人类向往“大同”，他们要筑一座通天高塔，扬名天下。这触怒了上帝，上帝惩罚人类，让人类流离四方，言语不通。然而，人类没有屈服于上帝的惩罚，他们以英雄般的事业——翻译，向上帝发出了挑战：凭借

翻译，他们使上帝变乱的语言得以变成一笔笔带有民族特质的财富，在保存各族文化特质的同时，打破语言的桎梏，沟通着人类的精神。法国哲学家雅克·德利达曾经以《巴别塔》为题，对“翻译”这份伟业进行过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令人近乎绝望的解构，在他看来，当上帝驱散人类，变乱其语言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不解的悖论：“一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于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就我们的理解，这一悖论既昭示了翻译的必要性，同时也意味着翻译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性。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不能没有翻译。数千年来，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翻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们在“不可为”中争取有所为，而正是通过他们的有所为，人类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续与发展，恰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有关翻译可能性的形而上的种种论点，非但动摇不了翻译在实践上的必要性，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思考翻译活动的新视角；面对不同的语言，翻译家们是如何克服语言的隔阂，使看似不可能的翻译活动一步步在实践上成为可能，并有效地推动着人类不可缺少的跨文化交流？在外国文化、文学作品的译介、引进与接受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视界、选择与思考对翻译活动到底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有过怎样的思考？这一个个问号打开了我们的思路。若能对国内富有经验、译绩卓著的翻译家对翻译、文学、文化的

思考文字进行某种总结，编成一套文丛，那无疑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翻译家的高尚情怀和神圣追求；有助于我们追踪他们在种种“异”的考验中，不懈地致力于不同文化交流的生命历程；有助于我们在他们展示的宽阔的文化视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翻译的真谛所在。于是，便有了这套精心组编的十二集文丛。

这套十二集的文丛，事实上是十二位翻译家所走翻译道路的一个缩影。十二位翻译家，有内地的，有香港的。语言涉及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语种，他们在中外文化的“异”与“同”之间跋涉。在但丁的故土，在莎士比亚的家乡，在歌德纪念馆的门前，在夏多布里昂的墓旁，在福克纳走过的小径上，在博尔赫斯工作过的图书馆里，在紫式部的宅邸……留下了他们不懈地求真求美的足迹。他们谈翻译、谈人生的文字，他们对文学、对文化的思考，他们对生命、对精神的理解，为我们打开了思想的疆界，带来了永远的希望和梦想。当我们为这套文丛起名时，“巴别塔”三个字不约而同地映现在我们的脑海：“巴别塔”，通天之塔，它既是人类向往“大同”的历史记录，又象征着人类追求心灵沟通的美好愿望，更是翻译家们默默耕耘、不懈求索的见证。让我们记住巴别塔，记住建设巴别塔的众译家！

许 钧 唐 瑾

2001年10月28日



思考与追求

BABIE TA

WENCONG

BABIE TA WENCONG





“亦步亦趋”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

英国诗人奥登在自己的诗集(1945)的序言里感叹道：一个作家回顾自己的作品往往分成这样四类：第一类最糟，他一直后悔何以写了下来。第二类很有意思，他引为痛苦的是由于才华短拙而糟蹋了，未能写到好处；第三类是自认为看得过的一些诗篇，但缺乏重要性。任何诗集无可避免地以前三类为主。第四类才是诗人自己真正激赏的，但若以此为限，结成集子，那么这诗集未免单薄得可怜了。

这里该是一位严肃的诗人在自道创作的甘苦，而并非效法咱们东方文明，故意谦逊一番。也许不仅诗艺如此，凡是艺术精品都经过了一番无情的筛选，都得服从于质量和数量间的辩证关系。《皇帝的新衣》、《海的女儿》、《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等都是我们小时候听过、读过之后终生不忘的；但还有相当数量的安徒生童话，我们读过之后，印象不那么深，淡忘了；并非他的每一篇作品都织出了像梦幻般优美的意境，都具有那么动人心弦的感染力量，都讽刺得深刻入微，给人带来会心的微笑。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狼来了！》《龟兔赛跑》、《小羊和狼》等寓言，已结晶为我们生活中的智慧，融合在我们日常的口头语里了；但是在流传下来的四百多篇伊索寓言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寓言所占的比例毕竟是少数。

美国老诗人弗罗斯特写了一辈子诗，烧掉了一批少年之作，发表了九本诗集，他的遗愿只是希望在人们的心灵中安放几首诗歌，磨灭不了，像那脚下的鹅卵石。

奥登和弗罗斯特，英美的两位著名诗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引起了我们的思考：那来之不易、数量最少、却最宝贵的“第四类诗”和那几颗经得起时间践踏的“鹅卵石”应该受到读者的珍惜；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的作家，有权利要求他的读者（当时的以及未来的）根据他在最富于灵感的时刻写下的最成功的作品，也是根据他一生难得的几次攀登上艺术高峰的时刻来评价他的成就，来衡量他在文学发展史上所做出的贡献——正像一个跳高运动员有权利要求他在无数次试跳中以最成功的一跳来评定他一生拼搏的成绩。

卞老在气质上并不是19世纪那种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挟泥沙而俱下的浪漫派诗人（像雨果），他的诗篇数量不算太多，都是精心之作，可说字字珠玑，篇篇珍品；这里引用他的诗友奥登的话，不是为了谈他的诗，而是想借此谈卞老的翻译艺术。

30年代，我们文学翻译界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争：直译和意译之争。鲁迅和瞿秋白志同道合，提倡直译。在一个新的时代里要表现新事物、表达新思想，旧的语言模式不适应了，需要有所发展和突破；欧洲语言的表达在思维逻辑上清晰周密，值得借鉴。直译强调尊重始发语的句式结构，促进归宿语的变革。解放后，关于翻译方法的重大论争不多，值得注意的是，随

着外国文学的介绍工作的蓬勃发展，形成了文学翻译艺术的不同流派。最有影响的当是傅雷所提出的求神似不求形似。傅译笔墨酣畅，如行云流水，读来确是给人一种精神享受。

和傅译异曲同工的是杨绛、杨必的名译，在她们二位的译文中看不到一点拖泥带水，总是洒脱自如。这几位名家的译品受到读书界高度的推崇；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外国文学工作者，或者在翻译方法论上，或者在翻译实践上，都把神似看得高于形似。

舍形求神，强调的是在逐译过程中语言模式的重新建构：把原作的洋腔洋调转换成地道的中文，借用一本论翻译的专著的话，就是：“打破原文结构，发挥中文优势”。在确切掌握了原作的精神后，译者的努力不是在于文体的移植，而是在于文心的归化，使读者发出满意的赞叹：“假使原作者用汉语创作，也不过是这样了吧！”然而不能不提一下，神似派的理想境界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对读者的欣赏习惯比对原作的风格受到更多的关注。

我们不仅有思维定势，还有“最美故乡水”的审美定势。一道佳肴，不多放辣椒，四川老乡会觉得不对口味，阿Q看不惯城里女人走路的扭动身子；这种审美定势同样隐隐体现在舍形求神的方法论中。

一切二度艺术创作都有一个努力传达原作风格、再现原作的艺术个性的使命。小提琴演奏家追求的不仅是从弓弦底下流出来的悦耳的琴声，而且在琴声里溶入了贝多芬的灵魂，